

菩提道次第廣論-上士道
第六講

引發一切成悅意相者。修次中篇云：「慈水潤澤內心相續，如濕潤田，次下悲種易於增廣，故心相續以慈薰習，次應修悲。」所說慈者，謂於諸有情，見如愛子悅意之相。又此所說由修等捨，息滅貪瞋不平惡澀，如調善田。次以見為悅意慈水而潤澤已，下以悲種，則大悲心速疾當生，應當了知極為切要。此中有三，初修母者。生死無始，故自受生亦無始際，若生若死輾轉傳來，於生死中未受此身，未生此處決定非有，亦無未作母等親者。如本地分引經說云：「我觀大地，難得汝等，長夜於此未曾經受無量生死。我觀有情，不易可得，長夜流轉未為汝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軌範親教，若餘尊重，若等尊重。」此復非僅昔曾為母，於未來世亦當為母，無有邊際。如是思惟，於為自母，應求堅固決定了解。此解若生，次念恩等亦易發生，此若未生，則念恩等無所依故。

引發一切成悅意相者。發心的所依，第二部分，是修對一切有情生起悅意之相。

修次中篇云：「慈水潤澤內心相續，如濕潤田，次下悲種易於增廣，故心相續以慈薰習，次應修悲。」修次中篇說：「內心相續以慈水潤澤，就好像先用水濕潤良田，再播下大悲的種子，這樣大悲的種子就容易增長廣大。所以，我們的內心應當相續以慈心來薰習，接下來再修大悲。」

所說慈者，謂於諸有情，見如愛子悅意之相。又此所說由修等捨，息滅貪瞋不平惡澀，如調善田。次以見為悅意慈水而潤澤已，下以悲種，則大悲心速疾當生，應當了知極為切要。其中所說的慈心，是指對於一切有情，都能視為愛子般地生起悅意之相。前面對一切有情修平等心，已先息滅由貪瞋所引發的不平等，有如將粗澀的惡田調整為良田；接下來再以視一切有情猶如愛子的悅意慈水潤澤良田；這時再播下大悲的種子，大悲心就能很快速的生長。所以，應當了知如何引發悅意慈心的重要性。

此中有三，初修母者。生死無始，故自受生亦無始際，若生若死輾轉傳來，於生死中未受此身，未生此處決定非有，亦無未作母等親者。至於如何引發對一切有情的悅意慈心呢？方法分為知母、念恩、報恩三個部分。最初修習知母，是思惟從無始以來，輪迴生死不斷，因此我的受生也沒有窮盡；既然受生沒有窮盡，當然生我的母親也沒有窮盡；由此推知，一切有情都可能做過我往世的母親。

如本地分引經說云：「我觀大地，難得汝等，長夜於此未曾經受無量生死。我觀有情，不易可得，長夜流轉未為汝等若父若母兄弟姊妹軌範親教，若餘尊重，若等尊重。」正如本地分引經中說：「我觀大地，難得看見任何一位眾生，沒有經過無量的生死；我觀有情，也很難發現在漫漫長夜的流

轉中，沒有做過你們父親、母親、兄弟姊妹、軌範師、親教師、或其他尊長、善知識的眾生。」

此復非僅昔曾為母，於未來世亦當為母，無有邊際。如是思惟，於為自母，應求堅固決定了解。再說，一切有情不僅僅是我們往世的母親；在未來世當中，也同樣是我們的母親，而且永遠沒有窮盡的時候。如果能夠這樣來思惟，對於知母這個部分，就會生起堅固決定的了解。

此解若生，次念恩等亦易發生，此若未生，則念恩等無所依故。這個勝解如果生起，接下來的念恩部分，就很容易發起；若是對於知母的勝解無法產生，下面的念恩、報恩當然也就無所依據了。

二修念恩者。修習一切有情是母之後，若先緣於現世母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朶瓦所許而修，先想前面母相明顯，次多思惟非唯現在，即從無始生死以來，此為我母過諸數量。如是此母為母之時，一切損害悉皆救護，一切利樂悉皆成辦。特於今世先於胎藏恆久保持，次產生已黃毛疏豎，附以暖體十指捧玩，哺以乳酪授以口食，口拭涕穢手擦屎尿，種種方便，心無厭煩而善資養。又饑渴時與以飲食，寒時給衣，乏時給財，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資具皆非易得，是負罪苦及諸惡名，受盡艱辛求來授與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，較其子死寧肯自死，較其子病寧肯自病，較其子苦寧肯自苦，出於自心實願易代，用盡加行除苦方便，總盡自己所知所能，但有利樂無不興辦，凡有損苦無不遣除，於此道理應專思惟。如是修已，若念恩心非唯虛言真實生者，次於父等諸餘親友，亦當知母如上修習。次於中人知母而修，若能於此生如親心，則於怨敵意亦應知母而正修習。若於怨敵起同母心，次於十方一切有情，知母為先漸廣修習。

二修念恩者。第二，是修習念恩的部分。

修習一切有情是母之後，若先緣於現世母修速疾易生。如博朶瓦所許而修，先想前面母相明顯，次多思惟非唯現在，即從無始生死以來，此為我母過諸數量。在修習一切有情是我母之後，如果先緣這一世的母親來練習，念恩的心很快就能生起，正如博朶瓦所用的方法：先觀想母親在自己的前面，接著多多思惟，不止現在，應從無始生死以來，曾作為我母親的數量不計其數。

如是此母為母之時，一切損害悉皆救護，一切利樂悉皆成辦。特於今世先於胎藏恆久保持，次產生已黃毛疏豎，附以暖體十指捧玩，哺以乳酪授以口食，口拭涕穢手擦屎尿，種種方便，心無厭煩而善資養。又饑渴時與以飲食，寒時給衣，乏時給財，皆是自己未肯用者。又此資具皆非易得，是負罪苦及諸惡名，受盡艱辛求來授與。又若其子有病等苦，較其子死寧肯自死，較其子病寧肯自病，較其子苦寧肯自苦，出於自心實願易代，用盡加行除苦方便，總盡自己所知所能，但有利樂無不興辦，凡有損苦無不

遣除，於此道理應專思惟。當她作為我母親的時候，想盡辦法保護我不受到傷害，想盡辦法使我得到利益、快樂。從十月懷胎開始，就受盡艱辛，出生後更是時時抱在懷裡逗玩，親自餵養奶水、把屎把尿、擦唾擦涕，從來不覺得厭煩。從小到大，小心呵護，餓的時候給食物吃，渴的時候給飲水喝，冷的時候給衣服穿，窮的時候給金錢花，這些往往都是自己捨不得吃、捨不得喝、捨不得穿、捨不得花的。提供給我的資具，更是費盡辛苦，不知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造了多少業，也許還犧牲信譽、招來罵名才得來的。愛子生病時巴不得幫他病，受苦時巴不得幫他受，命危時巴不得幫他死，這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真實、心甘情願的替代。任何時候，總是用盡一切的方法，就自己的所知所能，來為我除去一切的苦，幫我得到種種利益安樂。對於這些道理，我們應當專心來思惟。

如是修已，若念恩心非唯虛言真實生者，次於父等諸餘親友，亦當知母如上修習。次於中人知母而修，若能於此生如親心，則於怨敵意亦應知母而正修習。若於怨敵起同母心，次於十方一切有情，知母為先漸廣修習。如此修習之後，如果念恩的心真實生起，就以父親和其餘親友為所緣，修習知母和念恩；若是念恩的心也能生起，接下來就以中庸為所緣，修習知母和念恩；如果能視非親怨的中庸為自己的母親而念恩的話，就以怨敵為所緣，修習知母和念恩；等到念恩的心也能生起，最後就對十方一切有情，修習知母和念恩。總之，以知母為先，然後漸次擴大所緣境來修習念恩的心。

三修報恩者。如是唯除轉生死故，不能相識而實是我有恩之母，彼等受苦無所依怙，捨而不慮自脫生死，薄無慚愧何甚於此。如弟子書云：「諸親趣入生死海，現如沉沒大水中，易生不識而棄捨，自脫無愧何過此故。」故若棄捨如有恩，於下等人且不應理，況與我法豈能隨順。如是思已，取報恩擔，即前書云：「嬰兒始產全無能，飲誰慈力授乳酪，依慈多勞此諸母，雖最下等誰樂捨。」又云：「由得誰腹而安住，由誰悲慎而取此，此母煩惱苦無依，最下眾生孰樂捨。」無邊功德讚云：「有情無明盲，意樂衰損慧，為父子承事，慈悲饒益我。棄此獨解脫，非是我之法，故汝發願度，無怙諸眾生。」若爾如何報其恩耶，生死富樂母自能得，然彼一切無不欺誑，故我往昔於由煩惱魔力所傷，如於重傷注硝鹽等，於性苦上更令發生種種大苦。慈心饒益，應將彼等，安立解脫涅槃之樂而報其恩。中觀心論云：「又由煩惱魔，傷害已成瘡，我如注灰水，反令苦病苦。若有於餘生，慈敬及恩益，欲報其恩惠，除涅槃何有。」不報恩擔，重於大海及須彌擔，若能報恩，即是智者稱讚之處。如龍王鼓音頌云：「大海及須彌，地等非我擔，若不知報恩，即是我重擔。若人心不掉，報恩及知恩，令恩不失壞，智者極讚此。」總之自母未住正念，心狂目盲復無引導，步步踳蹶趣向可怖險崖而行，其母若不祈望其子，復望於誰。若子不應從其險怖救度其母，

又應誰救，故應從此而救度之。如是若見為母眾生，由煩惱魔擾亂其心，自心無主而成狂亂。又離慧眼觀增上生，決定勝道。又無真實善友引導，一一剎那造作惡行，如步蹉蹶。總於生死，別於惡趣奔馳懸險，母當望子，子應濟母。如是思已，拔出生死而報其恩。集學論云：「煩惱狂癡盲，於多懸險路，步步而蹉蹶，自他恆憂事，眾生苦皆同。」此說如是觀已，不應於他尋求過失，見一切功德應覺希有，然此亦合苦惱之理。

三修報恩者。第三，是修習報恩的部分。

如是唯除轉生死故，不能相識而實是我有恩之母，彼等受苦無所依怙，捨而不慮自脫生死，薄無慚愧何甚於此。雖然不斷地輪轉生死，使我們不能相識，但一切的有情眾生，無一不曾是有恩於我的母親，而他們現在正在輪迴當中受苦，孤苦伶仃地無所依靠，如果我捨下他們而自求解脫的話，就是一個薄情寡義、毫無慚愧心的人。

如弟子書云：「諸親趣入生死海，現如沉沒大水中，易生不識而棄捨，自脫無愧何過此故。」故若棄捨如有恩，於下等人且不應理，況與我法豈能隨順。正如弟子書中所說：「母親的輪轉生死，就如同沉沒在大海水中，雖然生死變異而不相識，但如果將她棄捨，只顧自己解脫，是沒有比這個更令人羞愧的事了。」像這樣棄捨對我們有恩的人，連下等人都不會做了，更何況是修大乘的上等人，這和佛法的慈悲又怎麼能相合呢？

如是思已，取報恩擔，即前書云：「嬰兒始產全無能，飲誰慈力授乳酪，依慈多勞此諸母，雖最下等誰樂捨。」又云：「由得誰腹而安住，由誰悲慎而取此，此母煩惱苦無依，最下眾生孰樂捨。」如此思惟之後，應當背負起報恩的重擔，就如前面弟子書中所說：「嬰兒一生下，完全沒有生存的能力，是誰用慈心哺乳這個孩子，是誰費盡艱辛將他撫養長大，面對於我有大恩德的母親，即使是最下等的人，也不會想到要拋棄。」又說：「嬰兒是借誰的腹部懷胎，是誰用悲心，小心謹慎地將他生養，面對為我生煩惱、受苦、無依無靠的母親，就算是最下等的眾生，也不忍心把她棄捨。」

無邊功德讚云：「有情無明盲，意樂衰損慧，為父子承事，慈悲饒益我。棄此獨解脫，非是我之法，故汝發願度，無怙諸眾生。」無邊功德讚中也說：「一切有情被無明所蒙蔽，就像瞎子完全見不到智慧的光明，但他們曾經是我最親愛的父親、母親，曾用慈悲饒益過我。現在要我拋下他們獨自解脫，這實在不是大乘人應有的行徑，因此，我發願要救度這一切無依無靠的眾生。」

若爾如何報其恩耶，生死富樂母自能得，然彼一切無不欺誑，故我往昔於由煩惱魔力所傷，如於重傷注硝鹽等，於性苦上更令發生種種大苦。慈心饒益，應將彼等，安立解脫涅槃之樂而報其恩。然而，該如何救度呢？我又該如何報恩呢？在生死當中，一切的富貴安樂，母親她自己就可以得到了。但我們應該知道，這世間的一切富貴安樂，都是在欺騙我們的，它

並不是真正的安樂，它就像在已經嚴重潰爛的傷口上（比喻在無量生死當中，已被無明煩惱所傷），再灑上硝鹽（比喻再給她世間的富樂），只會使人苦上加苦、痛上加痛。所以，若是想真正饒益如母的眾生，就該幫他們都從輪迴中解脫，並且安立在涅槃之樂當中，這才是真正的報恩。

中觀心論云：「又由煩惱魔，傷害已成瘡，我如注灰水，反令苦病苦。若有於餘生，慈敬及恩益，欲報其恩惠，除涅槃何有。」中觀心論中也說：「如果我報恩的方式，是再給母親世間的安樂，就好比在已被煩惱魔所傷，嚴重成瘡的傷口上，再加上石灰水，反而會使傷口更痛、更苦。所以，我如果想在有生之年，報答我最慈心、最敬愛、對我有大利益、大恩惠的母親，除了涅槃之外，那裡還有其他的呢？」

不報恩擔，重於大海及須彌擔，若能報恩，即是智者稱讚之處。如龍王鼓音頌云：「大海及須彌，地等非我擔，若不知報恩，即是我重擔。若人心不掉，報恩及知恩，令恩不失壞，智者極讚此。」可是，如果不能負起報恩的重擔，就會覺得比大海水和須彌山的負擔還要沉重；但若是能夠負起報恩的重擔，就是值得智者歡喜讚歎的地方。正如龍王鼓音頌中所說：「大海、須彌、大地等，本來不是我們可以承擔得起的，如果我們不知報恩的話，它就會成為沉重的負擔；但若是能不失壞知恩、念恩、報恩的心，就能荷負起報恩的重擔，這是智者極力讚歎的地方。」

總之自母未住正念，心狂目盲復無引導，步步踴躍趣向可怖險崖而行，其母若不祈望其子，復望於誰。若子不應從其險怖救度其母，又應誰救，故應從此而救度之。總而言之，自己的母親因為不能住於正念當中，所以心狂亂、加上眼睛瞎、又沒有人引導，正一步步地走向危險的懸崖上，這時母親不指望愛子來救她，又能指望誰？做孩子的，這時不去救度母親脫離險境，又該去救誰？所以，應該把母親從懸崖上救下來。

如是若見為母眾生，由煩惱魔擾亂其心，自心無主而成狂亂。又離慧眼觀增上生，決定勝道。又無真實善友引導，一一剎那造作惡行，如步踴躍。總於生死，別於惡趣奔馳懸險，母當望子，子應濟母。如是思已，拔出生死而報其恩。因此，若是見到如母的眾生，正被煩惱魔擾亂其心，六神無主而成狂亂，既沒有慧眼知道怎麼去獲得這一生的安樂、以及究竟的涅槃樂，也沒有真正的善友來引導他，以致於每一剎那都在造作惡行，這樣不但不能了脫生死，反而正快速地奔向惡趣的險坑，這時母親應當祈望愛子，愛子也應當救度慈母，幫她拔出生死的險坑以報答其深恩。

集學論云：「煩惱狂癡盲，於多懸險路，步步而踴躍，自他恆憂事，眾生苦皆同。」正如集學論中所說：「無明的眾生，心狂亂、性愚癡、再加上眼盲，正步履蹣跚地走在充滿危險的懸崖上，這是多麼讓人憂心的事。」

此說如是觀已，不應於他尋求過失，見一切功德應覺希有，然此亦合苦惱之理。平時儘量做這樣的思惟和觀察，在思惟觀察的時候，不應該去尋求眾生的過失，就算只有看到一分的功德也要覺得希有，畢竟眾生所有

的煩惱和痛苦都是相同的。